

「跨界大龍鳳」以藝術回應生活



▲音樂表演者黑鬼（左起）、雕刻藝術家林嵐、導演方祺端（阿端），三人藉《漂 piu 3》碰撞藝術火花



▲曹德寶（左一）與TS Crew以街頭賣藝為靈感創作《江湖》

【大公報訊】記者湯艾加報導：「跨界大龍鳳」藝術節將於6月29日至7月31日在港舉行，該活動由香港藝術中心主辦，是「文化按摩師」系列活動之一，這也是香港藝術中心慶祝四十周年重要活動之一。「跨界大龍鳳」藝術節與本地、亞洲及歐洲多位跨界別藝術家攜手，探索跨界碰撞、人與人之間的互動及多元化的感官體驗，活動地點包含劇場、城市舊區、鬧市商場、海濱大空地、餐廳等，讓市民對於現代藝術有更深入的了解。

該藝術節分為「埋嚟睇」、「埋嚟玩」、「埋嚟行」及「埋嚟傾」四個系列，合共十二個節目。香港藝術中心節目總監鄺佩詩介紹，是次活動的每一項活動都嘗試結合不同藝術形式，如一場舞台演出會請音樂人、藝術家、導演、形體藝術家共同進行創作，希望打造出一場非傳統意義的劇場演出。對

於「文化按摩師」這個定義，鄺佩詩表示，希望一個藝術節不是一段時間多種藝術的呈現，而是在一段持續的時間內，通過各種藝術形式的結合展示讓觀眾接觸了解藝術，猶如按摩一般，慢慢地以藝術打通這座城市的文化經脈。

顛覆傳統藝術觀賞形式

香港藝術中心節目經理梁偉然近日出席記者會，一一介紹今年的重點節目，如劇場節目《漂 piu 3》，這個節目由音樂表演者黑鬼、雕刻藝術家林嵐、導演方祺端（阿端）共同創作，讓裝置藝術成為舞台空間的主角，每場限六十名觀眾入場。林嵐向大公報記者介紹，她作為視覺藝術家，不會刻意在作品展示時間的概念，而阿端作為導演則非常清楚舞台每一刻的銜接，黑鬼的音樂非常有個人特色、突出且非常悅耳，三者的合作不

斷挑戰各自對於藝術的底線，其實亦是一種交流與碰撞。黑鬼說：「我總是被林嵐投訴音樂太好聽搶了她作品的彩。」阿端說：「我深知舞台最怕冷場，而林嵐反而最希望場內保持冷靜，這需要不斷磨合。」林嵐續稱：「我一直被阿端逼問這個作品如何創作，還要求我一一詳細介紹過往的作品，這幾乎令我崩潰。」對於這樣看上去三個水火不容的藝術融合，他們抱有十分樂觀的態度，黑鬼說：「這演出猶如一株小苗被施以不同的肥料，雖然不確定結果如何，但可以肯定它正在健康成長。」

跨媒介藝術提案召集中

《江湖》由曹德寶與TS Crew共同創作，以街頭賣藝為靈感，在上環海濱大空地為觀眾演出集翻騰和Parkour（飛躍道）的群舞表演，化功夫為舞蹈，以求重現昔日江湖風光，該活動免費入場；而「Chill Chat——藝術大茶飯，跨界實現平台」則特邀八名本地及海外藝術界資深人士，接受不同創作人對於藝術跨界的提問，並研究如何一同將其實現，該活動現正公開召集跨媒介藝術及回應社會的創意提案，提案截止遞交日期為7月1日。

「文化按摩師」系列活動由特區政府「藝能發展資助計劃」躍進資助支持，並獲無名氏及希慎興業有限公司贊助。此系列活動是為期一年半的藝術培育計劃，「跨界大龍鳳」藝術節是該計劃之最終章，節目包括收費及免費活動，由即日起至5月18日下午六時訂票可享票價早鳥優惠，節目詳情及訂票資訊可瀏覽網址www.culturalmasseur.hk。

圖片：香港藝術中心提供



▲「跨界大龍鳳」藝術節六月底至七月底在港舉行



▲合唱節目《彈起我心愛土琵琶+地道戰+微山湖》

翔韻藝術團晚會「點亮中國夢」

【大公報訊】記者劉毅報導：恰逢中國改革開放四十周年、「一帶一路」倡議提出五周年之際，香港翔韻藝術團「一帶一路」點亮中國夢文藝晚會近日在香港大會堂音樂廳舉行，台上載歌載舞譜寫愛國情，台下近千市民到場聆聽觀看，共同展望美好「中國夢」。中聯辦港島工作部部長吳仰偉應邀出席觀賞。



▲香港翔韻藝術團團長陳瑜

文藝晚會在《相親相愛》中拉開序幕，節目以歌唱類為主，舞蹈類為輔，青年女高音周旋、女高音劉倩、青年男中音陳陽、吳國玲等歌唱家聯合本港青年音樂人等盡展愛國情和感恩之心及時代面貌。整場演出氣氛熱烈，不斷有讚好聲。合唱《我愛你中國》、陳陽獨唱《一江水》都彰顯出上乘唱功。

本次演出節目不僅包含愛國主題，亦有不少歌曲是經典改編，以《一江水》為例，取自蘇聯電影《渴》（1959年）的插曲《兩道河岸》，由王洛賓作詞、作曲並演唱。此外，亦有展現香港年輕人面貌的歌曲《我們不一樣》，由Lam Kwun Ting獻唱。

香港翔韻藝術團2015年曾舉辦「且行且珍惜——紀念抗戰勝利70周年音樂會」，合唱組曲《彈起我心愛土琵琶》、《地道戰》、《微山湖》獲得諸多好評。這次音樂會上，一班藝團成員再次合唱這一節目，帶領觀眾回望嶄嶄歲月。其後，香港翔韻藝術團榮譽團長李藍波的一曲《秋水長天》將現場氣氛推至高潮。周旋演唱《起航》及與青年男高音陳瑜合唱《不忘初心》為文藝晚會畫上圓滿句號。

陳瑜畢業於中國音樂學院，通過優才計劃來港，現為香港翔韻藝術團團長，擔綱這次文藝晚會藝術總監。他在接受大公報記者專訪時表示：「樂團成立之初是為本地音樂愛好者提供展現平台，以愛國愛港為宗旨，弘揚中華文化藝術。今年恰逢祖國改革開放四十周年，故我們編排很多既有愛國情懷，又具感恩的音樂節目。」

圖片：大公報記者劉毅攝

今日文化節目精選

- 「天風承傳——高奇峰、趙少昂、歐豪年合展」，於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展覽廳1舉行至五月十三日。
- 「香港荷蘭文化節」聯辦節目：「Bursting Bold: Merijn Kavelaars個展」於Lucie Chang Fine Arts（上環太平山街26號）舉行至五月十九日。
- 「一獸，一神，一線」展覽，於Para Site藝術空間（鯉魚涌英皇道677號榮華工業大廈22樓）舉行至五月二十日。
- 「歌聲永不落——湯良德的藝術人生」展覽，於香港中央圖書館藝術資源中心舉行至六月三十日。
- 「愛話：羅伯特印第安納與亞洲」展覽，於亞洲協會香港中心（金鐘正義道9號）舉行至七月十五日（逢周一休館）。

《人造動物園》劇力需提高

何俊輝



▲演員戴不同顏色的手套模仿魚群游水



▲演員在尋找心中的月亮



▲演員用形體模擬燦爛的煙花

從吳銳民、郭翠怡導演並由極劇場2017/18「全日制全方位戲劇證書課程」畢業生集體創作兼當演員的《人造動物園》中，見到這班畢業生具演戲的熱情和潛質，很值得鼓勵，但創作能力卻偏弱，有太多尚待改善之處。

欠缺細節未夠完整

《人》劇是由多個小故事組成的片段式劇場，這些片段要達到的創作目標顯然是：以動物擬人的角色活現出人間的荒誕或從動物的習性體現人類有類似的待人處事特質。這個創作目標於部分片段中算是成功達標，問題是就算達標亦未必能使戲顯得好看，全劇幾乎所有片段都有不完整、欠缺細節和戲劇衝突的缺點，使人覺得似一段模仿。

劇首見四條由演員扮演的毛蟲說已兩星期沒吃東西，有一條毛蟲忽然拿着一塊桑葉

帶來一個食物不夠四蟲分享的處境，但不一會，便以最瘦的毛蟲獨享葉子完結整場戲。「不一會」中的戲劇衝突和劇情發展都處理得欠情理、欠細節又突兀；後來毛蟲變成飛蛾圍着一盞燈飛舞，一班人在該盞燈附近拜神求籤和看風水，究竟這些人跟飛蛾有何關連？是創作人想將「把飛蛾聯想到先人」的迷信延伸出來嗎？可是延伸的功力和用意卻不足（即未能將兩組的角色處境轉化為準確傳遞給觀眾的訊息），令飛蛾與迷信者的結合顯得生硬。

劇中有一場戲見演員要出鷹爪功、鴨拳等功夫招式，可惜要完便完結整場戲，見不到創作人的心思和用意，只見演員們付出過努力練功；編劇透過演員提出了「被踩死嘅蟻點樣向人類復仇？」「動物識唔識擔心？有冇煩惱？」等能吸引觀眾想像兼思考的疑問，可惜這些疑問問完便算，沒有將之變成

具有戲劇衝突的情節。

劇中，一班演員戴上不同顏色的長手套，不但活靈活現地模仿出魚群游水的壯觀場面，更演活魚群模仿港產片《古惑仔》與電視劇《宮心計》的場面，但演完這段戲之後



▲演出完成後，學員畢業了

，便見魚群飼養者（一個女孩子）把所有魚養死的悲慘結局，以及某男演員反串演飼養者的媽媽並神似地演繹「惡女人」博得到觀眾狂笑或拍掌，問題是為何安排魚群扮演影視作品的角色？為何要把所有魚養到死？為何拿「惡女人」來搞笑？觀眾根本難以從欠恰當、欠細緻的角色心態和情節編排看到創作人的用意。

演技沒有盡情發揮

假設創作人有心表達「魚群之死象徵魚群不像人類（包括影視作品中的人類角色）般有着操控生死的權力」，奈何表達技巧欠佳，很可能使觀眾感到「創作人想盡快結束這場戲便草草收場」。

《人》劇表現最佳的是一男一女扮某種昆蟲墮入愛河的一段無言戲，演員純粹靠身體動作、神情來演戲，表現投入、精準，男

方鼓勵女方面而女方深受感動的場面很動人。但這場戲使筆者察覺到：男女演員演繹的角色其實似人多於似昆蟲，而此段戲就算將昆蟲換成人類，情節與演員的演繹效果依然可以很動人，換言之創作人忽視了昆蟲何以在這場戲中顯得重要，這就使筆者聯想到某演員於脫離任何動物角色下剖白：「我喜歡演舞台劇，因為舞台上可以同觀眾近一啲！」剖白的效果也真擊動人，但就跟《人造動物園》的劇名離了題。

若果《人》劇能把每個小故事中的動物存在意義（即戲的主題和訊息）表達得清楚，以及將動物主角的心路歷程寫得詳細深入些，眾演員也會得到較多空間去發揮其演技，不會像是次演出般見某演員剛入戲演了一、兩分鐘便要脫離角色演下一場戲的另一個角色，變得太快，戲味與劇力也難凝聚。

圖片由極劇場提供